

# 化外之民談有中國特色的福傳

朝聖者

（編者按：本文由一位旅居中國的外國學者所撰，由作者親自安排將法文原稿譯為中文，內容極富啟發性，特向讀者推介。）

## 吃的藝術

一盤菜單有營養是不足夠的，它亦須要有味道。偉大的真理嚇怕人，而小如一粒芥子的真理卻能激勵人。福音專家所面對的危險往往在於太確信自己擁有真理，以致面對真理而視若無睹。

我的兄弟寫信給我說：「從電視所見，中國人無論用甚麼『昆蟲』都可以做出創新的牛扒。」他

說得對，中國菜是世界上最精緻的烹調之一，即使在極度困乏的情況下，中國人亦懂得做出佳餚。

欠缺藝術的真理無疑仍能培育人，但有誰會想要它呢？有誰想要一個既無美感亦無味道的福音？一個乾枯、冰冷、已消毒但沒有滋味的福音不可能是「一個『喜訊』」。

要使福音成爲一件美麗的作品，並不要求我們有藝術修養或善於弄魔術，而是要求我們張大眼睛去領會生命的意義，去發現隱藏在我們內和周圍環境背後的真實。要達到這一點，我們要避免熱衷於分析，以求能清楚界定一切事物。反之，我們要聆

聽事物與文字，讓他們說話，與他們交談。我們要像中國人一樣，學會從無中創造。且要步武上主。祂是真善美，祂是一切，祂的偉大超越人的捉摸，但祂讓人在細小而可掌握的事物中去發現祂，讓人在我們自己或他人身上認識祂。因為一切，包括那看似是虛無的，均充滿著祂的臨在，及滿溢著祂耀目的偉大。

## 最高藝術

當無法以文字溝通時，我們使用形象去傳達訊息。因為文字不是經常可理解的，但有誰不理解形象？形象與符號比文字及教義說得更多。耶穌是一個形象，祂是一個符號。福音不是一個識字讀本，不是一個方程式。

中國文化是一個形象文化，文字是古時的小「電視」，即使現在及將來仍是小「電視」。

以書法寫出來的文字不祇是幾個筆劃，它包含有「氣」、「道」，即文字所蘊含的精神。此種文

字可以說是一件「聖事」，一個創造它所表達的符號，一個有效的話語。印刷的文字不能製造出這種效果。爲了傳達生命，我們讓文字通過手、心、身體及人的精神，我們要感受、生活出文字，我們要變成文字。中國人說：「如果你想繪畫竹，你首先要變成竹。」我們要變成我們聲稱要見證的。

## 福傳與中國戲劇

我希望將聖經中有關安慰、愛、公義、解放、憐憫、希望及和平的豐富訊息搬到中國戲劇。這要透過上演聖經中英雄、先知及耶穌本身的奇遇，以及利用髯口、厚底靴、臉譜、闊袍、長翎、假髮、旗幟、長矛，以至大批丑生、武生，配上鑊鈸的喧鬧聲、假聲、震動整個宇宙的弦樂器。即使天主亦要對此場面報以雷動的掌聲。

## 比喻的藝術

耶穌是東方人，其比喻是富於東方風格的大眾

藝術作品。正如中國文字一樣，它們屬於形象的世界，即中國、亞洲及接近大自然文化的世界。耶穌的比喻是一個用之不竭的金礦。我認爲我們必須避免過急地跳到這些比喻的「教訓」及結論，而更多地使用它們，以便更好地發揮它們的作用。

西方人喜歡捷徑，而東方人則喜歡「上路」；他們喜歡在路上耽擱、停歇、反省、享受及默觀。他們未必能抵達目的地，但滿足於停留在行程的始點。耶穌的比喻、「徵兆」、形象就是要一步步走過道路，若我們想深入地發現這些形象的真正指向，那我們就不能跳過任何東西。

祇要我們花多些時間去觸摸、品嚐、聆聽、默觀麥粒、耕地、葡萄串、麵包等等事物的記號，祇要我們重新發現牧羊人的繁重工作及他們的慶節、漁人的經歷、挫折及豐收、不涉及金錢的鄰里關係，祇要我們能至少一次在自己的身體內感覺到作爲一個被剝削的人、被判死的人、同性戀者、流亡者、難民、妓女、傷殘人士、窮人是怎樣子，可能我們

對天國的觀念不會那樣模糊。我們亦會較易明白到，如果我們的福音爲佔人類人口四份之三的饑餓者及地球上的弱小的人不是一項真正的喜訊，那是因爲我們都是聾的、盲的、死氣沉沉的，我們還未開始感受到光，我們需要重新體驗比喻，先醫好自己才給別人指引道路。

耶穌的比喻是光亮的珠寶，當我們花時間多次去經歷它們，停留在細節上，不怕觸摸比喻所談到的事情，我們便會逐一發現這些珠寶，因爲一切都是聖事。耶穌沒有詳述任何論點，亦沒有寫過許多論著。祂祇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到天父的面容和天國的臨在。祂讓我們看見天國不是臨在書本內、禮儀內、課室內，而是在大自然內、在生命內、在生活的細節內、在生活的「當前」內……

我們有一個活在生活以外的壞習慣，耶穌帶領我們回到生活中。我們要提問、聆聽、花時間去觀看細小的事物以便能發現巨大的事物。由於我們快速地掠過這些記號，結果我們不懂他們的意義，兼

且迷失方向。當我們需要解釋一個記號，那是因為它是死的，唯一使它復活的方法便是將它帶回到生活及經驗中。

## 生活的藝術

我們要當心「快餐」禮儀，那些我們沒有時間去接觸他人、與他人交談、更不必說與他人共融的彌撒。我們亦要重新發現天主的時間，因為我們不懂分別那不是以時鐘衡量的天主時間與被我們這些忙人的活動時間表所割裂的時間。可是，若我們不完全喪失那支離破碎的時間，我們怎能進入天主的時間？我們怎能超越那「訂造」的道德以獲得福樂？如果我們是鐘錶的奴隸，我們怎會看到天主的時間且不失約於天主？

不似香港，在中國大陸，大家努力工作之餘，仍努力去生活。退了休的老人家不會感到生活苦悶，因為他們懂得享受休閒的樂趣。他們開墾一小塊土地以種植花卉及蔬菜。他們看書、與小鳥交談。他

們喜歡親自上市場買菜，因為在市場內可以與人接觸。總之，沒有一件我們需用的物件不是經過不同的人手、不同的面孔，無論這些面孔是認識與否。

星期天，子女回家去探望父母，年青人對老人家非常尊重，去探訪他們不會是一種犧牲。他們攜帶一大袋蔬菜給他們的父母。不是老人家做飯，而是他們的子女，且經常是男孩子。他們在下午三時左右吃飯，在飯桌上呆到晚飯的時刻。老人家與年青人一起下棋及玩紙牌。

## 肖似天堂的公園

中國人將公園構想成一個天堂。一條迂迴曲折的小路，一條祇有在行走時才顯露的路徑、一條小橋，隨之是一個小島，小島上是一塊石頭，石頭的頂尖是一個小樓閣，不滅的靈魂就在這裡生活在永恆的福樂中。天堂的肖像就在城市及生命中心。一生的掙扎鬥爭，疲乏勞累導引我們走到一個夢想得到的小島，能永遠在那裡生活是一件快事。公園是

引向天堂生活的肖像。

在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一群困苦的門徒就在湖畔重新找到他們認為已失掉的東西，如果沒有這個湖，福音還會持久嗎？

## 太極與宗教實踐

中國文明的講究「體」與「氣」，並重視在兩者中求取協調。耶穌亦留給我們祂的身體，就是教會；以及祂的氣息，就是聖神。要使二者達成一致，往往要我們付出代價。中國的教會亦不例外。要將她那受傷及分裂的身體引導到復活的氣息中並不是一件易事。那些實踐呼吸及整合身體等藝術的非基督徒，必然成爲中國教會在祈禱、禮儀及靈修方面的靈感泉源。

## 聖山與教會

中國佛教界及道教界各有五處名山，分散在全國各地。數以百萬計的人沿著成千上萬的梯級攀援

而上，這些梯級引導人到古聖先賢所居全的「天門」和「永生之道路」。沿途可見瀑布及廟宇。這些懸在濃霧中，被雲層籠罩著，立在一叢叢茂密松樹下的廟宇，是爲了帶給人豐盛、寧靜、長壽、平安。因爲做一個中國人是先於成爲一個無神論者。作爲一個中國人，就是相信天，相信一個離此岸不遠的彼岸。

佛陀是一個脫離痛苦、引導他人走向解放之路的人，一個與生命及自然連接在一起的人。他的肖像經常刻在山岩上。佛陀既與這個世界合一，但又不屬於這個世界，因爲他克服了毀滅這世界的慾念。他不談靈魂和天主，他祇引領我們脫離那個束縛我們而又使我們誤以爲真實的假象。至於其餘的，他讓我們自己去探索而不加以說明，因爲那本來是不可言喻的。

佛陀給我們的啓示就是尊重、容忍、慈悲、純淨、謙遜、脫離虛幻、絕對自由、絕對超脫自己、重返根源及那不可道的真實。這個「澄明」形象悄

悄向人宣告克服、超越及脫離痛苦的途徑。

我希望中國教會重尋山的道路，亦是中國修道人的道路。我希望她亦有坐立在天地之間的祈禱及接待的「高處」。她的帳篷豎立在松柏下、岩石側、在雲層上而靠近日月。我希望她爲了自己的利益重尋梅瑟及厄里亞的西乃山、加爾默羅山、真福山、哥耳哥達、大博爾等群山。我不是希望她有「自己」的聖山，而是在佛、道教徒居住的山上找到一個鄰近佛、道教兄弟且又屬於自己的地方。在這個地方，天主在中國悠久歷史開始前，在最早之基督傳教士來華前，早已被世世代代的人瞻仰過了。

## 女性化的教會

爲中國的非基督徒來說，大自然是天的配偶，亦是母親。爲所有男女基督徒，教會亦是母親，是由天主自己修和、救贖、許配的人類及自然的象徵。教會是女性化的。中國是女性化的。我們西方人過份發展男性世界。我們喜歡劍、大炮、火箭、炸彈、

摩天大廈、陽光、黝黑的膚色、方尖碑、尖頂的鐘樓、十字架及直線線條、教條和法律。我們愛以石頭、混凝土及水泥去建築。中國亦喜歡這些東西，但更偏愛曲線、圓形、岩洞、雲、茂密的樹林、木建的廟宇和宮殿、翹起的屋頂、曲折而又滿佈暗角的花園。它喜歡明亮的面色、鍾愛月亮及酷愛煙火。•••，她制訂法律但不爲其所困。她對所有真理非常開放，某些學派的教條主義對她永遠沒有作用。至於正值潰退的馬克思教條主義、亦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西方進口貨。

中國教會要深化她的女性身份，讓自己更見圓通。她要隱藏自己，讓人期待。她要放棄哥德式的建築、尖頂的鐘樓、「正方形」的教堂、羅馬的法律主義，並要找到男女性共融所產生的風格，而非一種排他性的西方及帝國主義男性氣概的風格。

同時，我們亦要讓超越的天主休息。我們都知道祂是至善的，但祂在高處，祂從外邊來居於人的中間。這對於中國人是非常難以想象的。爲中國人，

如果天主存在，祂無疑是在高處，但祂尤其是在低處，祂一貫以來就在低處。天主不可能是在真實以外，因為祂是真實本身及所有真實的核心。祂在世界中心，根源和基礎，祂在自然和人的深處。

天主從一個女人的腹中降生成人，這還說得過去，雖然使人驚奇，但好好反省一下，還覺得正常，甚至是自然的。可是令人感到怪異的是，一方面是世界不可能在天主之外存在，另一方面是天主爲了救贖人類需要從外邊進入這世界。對中國人來說，這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爲按他所見，生命永遠來自低處及裡面：自地之內、花之內、水果之內、男女之內、人類之內。

故若我們向一個中國人說他是充滿天主，大地一直以來是滿溢著天主，教會本身充滿天主，這是說得通的。若我們肯定天國已在世上，正如小孩在母親腹中，他可能覺得這種說法有趣，甚至是令人著迷的。若我們對他說他需要進入自己的房間，關上門窗，進入自己的深處，因爲祇在此隱密處才可

尋到天主，他不感到這種說法與他的宗教傳統相背；若我們使他懂得實際上他要作的是淨化及創造自我和生命，以及已在他內的天國及天主本身，這並沒有指引錯路，他可能會想去嘗試冒險一番。

### 繪畫中的奧秘

因爲中國人正確地感到一切都是不可思議地浸透在那較肉眼所見更偉大的真實，故中國人生性不會以「是否」去解決問題。他們直覺到真理超越我們的感知和言詞。故此，中國繪畫非常簡單（甚至是天眞）和透明，除了基本的輪廓外，從不企求原封不動地將實象重現，它祇淡淡的補上幾筆。它接受所有可能的解釋，每個人都可以看他想要看的。

中國教會要向中國畫家學習，懂得奧秘並不呈現出來，不能逼真地描繪出來，不能解釋，只能聯想，且要以山水、花鳥、詩詞一起呈現。按照傳統，畫家首先是詩人，他們倚靠繪畫作爲詩詞的支撐。中國教會要向中國畫家及東正教的聖像畫家學習，

領會到在聖嬰內已有上主，被釘十字架者已顯露復活，天國已在世界中孕育。她不要模仿西方的方法，往往如實到將天繪成天，地繪成地，聖人繪成聖人，罪人繪成罪人。中國人不分開兩極，爲什麼那號稱以接觸去拯救人的宗教，要將兩極分開呢？

## 革命性的藝術

忽然洪水爆發，一個新的、偉大的結合體正在冒起。中國決定要富強起來，不再對人卑躬屈膝。祇有詩人主持這個悲慘可怕的誕生。所有束縛著中國，使她成爲她悠久歷史的囚犯的舊模型都要毀滅。數以百萬計一直被視作無物的工人及農民參與了在高熱的火爐內創造新模型的工作。鋼鐵壓倒了木材，工廠取代了廟宇，數學將詩詞擠入冷宮。黑夜降臨在藝術上。

過了一日一夜，……陶匠的手慢慢地掏出一個脆弱的、未燒好的、仍是濕漉漉的新瓶子出來。它有一個不同的外形。第一個花瓶底部寬、大脖子

細長而口子纖細。第二個花瓶沒有脖子，瓶口極大，但瓶底還是不堅固，這個新瓶還未完成，許多創造還是停留在第一天的階段。

某個星期五的翌日亦是如此。陵墓的大石已取代了湖上的微風。天國的夢境化爲烏有。門徒不能做夢作聖殿的接班人，組成一個新的猶太法庭及取代蓋法的職位。就在這時，聞所未聞的事發生了。（恰好在這時候，我們開始創造一個不是建立在儀式、金銀而是被釘者上的傑作，恰好在這時候我們可以使那些因聖殿的微薄施捨而祇能步履維艱地行乞的人重新挺立起來。）

在風暴中重重地挨打的中國不再堅持企圖變回以前的樣子時，才能刪去那巨大的革命性震動的痕跡。她要習慣復活的新動力，發現它的光輝，並對新瓶的穩定及完滿作出創意的貢獻。新瓶無疑是比舊瓶更好！

□